

十三經策案

口 12

489

3



東面而受於師尚父也。少皞氏之紀官。夫子所以
取實未然。黃帝顓頊之世。其書為王。所以識
時。三獻立典。長山南。其書為王。所以識
困學。出聞周官。於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其書為
三皇五帝。尚書。故軒。其子。其書。其書。其書。

書經一

業南昌御林文附錄

業金谿王 其子圖彙

十三經策案卷第五

十三經策案卷第五

業金谿王 謨仁圃彙輯

業受南昌喻祥麟文昭編次

書經一

三皇五帝。尚書始傳。孔子刪定時有百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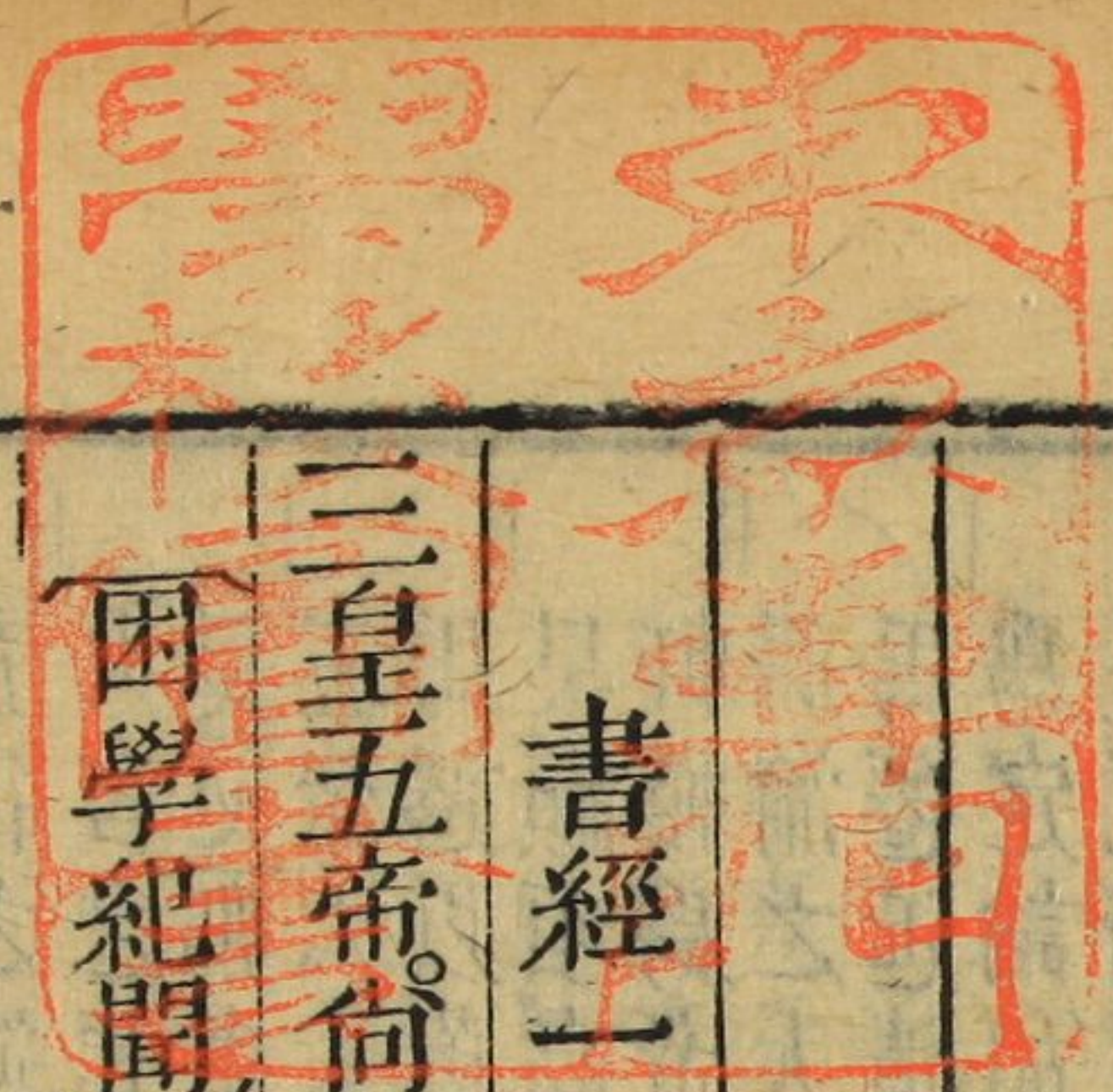
困學紀聞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春秋傳所

謂三墳五典是也。前賢謂臯夔稷契。有何書可讀。

理實未然。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武王所以端統

東面而受於師尚父也。少皞氏之紀官。夫子所以

32
3



見鄒子而學焉也。孰謂無書可讀哉。邱光庭兼明書鄭康成以

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宋均以為燧人伏羲神農

班固以為伏羲神農祝融。孔安國以為伏羲神農

黃帝。明日女媧燧人祝融。事經典未嘗言。又不承

五行之運。蓋霸而不王者也。且祝融乃顓頊之代

火官之長。可列於三皇乎。則知諸家之論。安國為

長。又鄭康成以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為

五帝。六人而云五帝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司

馬遷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孔安國以少

昊顓頊高辛堯舜為五帝。明日康成以女媧為皇。

軒轅為帝。按軒轅之德。不劣女媧。何故不以稱皇。

而淪之入帝。乃為六人哉。考其名迹。未為允當。司

馬遷近遺少昊遠收黃帝。亦為疎畧。安國精詳。可

為定論。胡一桂曰。三皇之號。昉於周禮外史掌三

皇五帝之書。而不指其名。其次則見於秦博士。有

天皇地皇人皇之議。秦去古未遠。三皇之稱。此或

庶幾焉。漢孔安國序書。乃始以伏羲神農黃帝為

三皇。少昊顓頊辛堯舜為五帝。不知果何所本。蓋孔

子家語。自伏羲以下。皆稱帝。易大傳。春秋內外傳。

有黃帝炎帝之稱。月令有帝太昊帝炎帝帝黃帝。

亦足以表先秦未嘗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也。

至宋五峰胡氏。直斷以孔子易大傳以伏羲神農

黃帝堯舜為五帝。不信傳而信經。其論始定。然三

皇之號。不可泯也。則亦孔疏尚者上也。言此上代

以來之書。故曰尚書。鄭氏依書緯。以尚字是孔子

所加。云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何有人言

而繫之於天乎。隋經籍志書之所興。蓋與文字俱

起。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刪其善

者為百篇。書緯孔子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秦

取近定其可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
書十八篇為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採之奇且
此說不然古書簡質必不如是之多也漢志於古
今書外又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號命孔
子所論百篇之餘於周時所刪去者纔七十一
篇自周以前疑愈少矣謂有三千餘篇非也

斷自唐虞以迄秦穆三科雖分五代相續

孔疏自序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總百

篇書緯斷自唐虞以下者帝嚳以上村畧難傳唐

虞以來煥炳可法又禪讓之首至周五代一意故

耳董鼎曰所以斷自唐虞訖於周者蓋以前乎五

帝為三皇世尚洪荒非後世所可考後乎三王孔疏按馬融鄭

元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

亦連夏鄭序以為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

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

也孔氏禹貢注云禹之王以是功故為夏書之首

則虞夏別題也別文所引皆曰虞書曰夏書曰無

并言虞夏書者按揚子法言虞夏之書渾渾爾商

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似亦以虞

虞書言夏周書言商唐書唐傳亦所當詳

孔疏左傳引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又地平天成

又賦納以言。又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在大禹謨。臯陶謨當云虞書，而云夏書者，以事關禹，故引為夏書。猶洪範本為周書，以箕子至周，商人所陳而傳引之，即曰商書也。知新錄文五年引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成六年引三人占則從二人，襄三年引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並稱商書。蔡傳堯典雖紀唐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其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為孔子所定也。夏

日三聖授受實守一道，謂之唐書，則可以該舜，不可以該禹，謂之夏書，則可以該禹，不可以該堯。惟日虞書，則見舜上承於堯，下授於禹，王樵曰：舜史記堯事，禹史記舜事，不應皆曰稽古，以理考之，紀載出於虞史，而緒成於夏史之手。稽古等語，夏史所加也。春秋傳多引為夏書，據所成也。孔子定為虞書，原困學紀聞左氏傳引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洪範言惟十有三祀，箕子不忘商也，故謂之商書。又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則伏生不以是為虞書。閻云：按說文引五品不遜，亦曰唐書，其時舜典合於堯典內。

堯舜二典本當為一。臯益合謨與三聖匹。

經典釋文：東晉枚躋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奄微五典以下，分為舜典，篇以續之。齊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

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脣頭買得之。上之。梁武時為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蔡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只以慎徽五典。以上接帝曰欽哉之下。無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而慎徽五典以下。則固具於伏生之書。或者乃謂古文舜典一篇。皆盡亡失。至是方全得之。遂疑其偽。蓋過論也。王魯齋曰。孟子引堯典。今皆載於舜典。有以證孟子所讀。未嘗有也。孔壁

之分。以册書舒卷之長。分之。無他義也。自蕭齊姚方興。以二十八字加於慎徽五典之上。然後典分為二。勢不得合矣。且元德二字。六經無此語。此莊老之言。晉宋所尚。知非本語。金山曰。重華見於楚辭。元德見於淮南子。此二十八字。虞又今文以書當已有。非至宋齊間。方作此附會也。益稷合臯陶謨。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正與上篇末文勢接續。古者簡册以竹為之。編簡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以下文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各篇。困學紀聞。若稽古。稱堯舜禹三聖。而臯陶與禹。臯陶為已。憂子夏亦云。舜舉臯陶。觀於謨。而見臯陶之學。又與從册在冊上。尊閣之也。後世以其

所載之事。可為常法。故又訓為常謨。謀也。虞史既述二典。又敘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為三謨。金

兩目三典虞書之。禹之為名。固自章。此謨曰。各文經。三謨二典之傳。其人亦益。故或曰。孔疏。謨。景

堯舜非謚。敷華非名。文祖藝祖。廟號斯稱。

孔疏。譙周以堯為號。皇甫謐以放勳重華文命為

名。按謚法。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淵源疏

通曰。禹雲行雨。施曰湯。而馬融云。禹湯不在謚法。

將由謚法。或本不同。後來所加。故或本曰。除虐去

殘曰湯也。檀弓。死謚周道也。周書。謚法。周公所作。

而得有堯舜禹湯者。以周法死後追謚。

路史發掘。余述路史。

既推堯舜禹之為名矣。復以放勳重華文命為之名。學者疑焉。謂放勳重華文命。昔之人或以為名。而堯及舜禹。在昔俱以為謚。鮮有以為名者。曰否。皆名也。謚不出於古。書傳雖云。謚出黃帝。然實出於周公。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死謚周道也。故始皇之制曰。朕聞太古有號無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是以秦秀謂昔周公吊二季之陵。遲哀大道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非古有之。而穀梁子亦曰。武王崩。周公制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懲惡而勸善也。世有謚法。輒悉文致堯舜禹湯桀紂之類。而舜入之。蓋始於白虎羣儒。斯最荒唐者也。夫堯舜禹之為名。固自章也。堯曰咨汝舜。舜曰咨汝禹。汝棄汝契。是果名也。若以為謚。則棄契垂益夔龍。一皆為謚。而後可有。鯀在下曰。虞舜是。豈鯀而在下。已有謚乎。彼又則曰。此後世之追志斯亦罔矣。夫書之於名分。法最嚴密。世莫稽

也。方舜未嗣，每書以舜，蓋未始一稱帝，逮其既立，則唯書帝而弗復書舜，此則上古記史之法如是。抑豈先謚而後帝乎？雖然，堯舜禹之為名，其受命於尊者，而放勳重華之與文命，則其號謂之名，人之所以名之者也。孟子曰：放勳乃祖，落放勳曰勞之來之，屈原曰：嗟重華之不可逢，就重華而陳辭，而書中候亦曰：文命德盛，俊又在官，而朱草生，夫放古之述，必求古之無意於言者，推之，屈孟之書，此無意之言，而又出於秦漢之前者也。然則史記大戴世本不為無所本矣。知新錄堯舜禹皆名也，古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自啟至發，皆名也。夏后氏之季，而始有以十干為號者，自天乙至辛，皆號也。商之王著號不著名，而名之見於經者，一天乙之名履，辛之名受是也。曰湯曰紂，則亦號也。號則臣子所得而稱，故伊尹曰：惟尹躬暨湯，頌曰：武湯曰成湯，曰湯孫也。曰文祖曰藝祖，曰神宗，曰皇祖，曰烈祖，曰高祖，曰高后，曰中宗，曰高宗，而廟號起矣。曰元王曰武王，而廟號立矣。曰大舜曰神禹，曰

大禹曰成湯曰寧王，而稱號繁矣。自夏以前，純以質，故帝王有名而無號。自商以下，浸乎文，故有名有號。又有謚以美之，而十干之號不立。蔡傳文祖者，堯始祖廟，未詳

所指何人。按薛氏以藝祖疑即文祖，或曰文祖藝

祖所自出，未有所考。按孔傳文祖者，堯文德之祖

物之祖，故曰文祖。藝亦文也。

舜原祖，故嬪於虞，稷契臣堯，嚳子則俱。

孔疏按世本，堯是黃帝元孫，舜是黃帝八代孫，計

堯女於舜之曾祖，為四世從姊妹，以之為妻，於義

不可。世本之言，未可據信，或者古道質故也。路史

徐論呂梁碑中敘紀虞帝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窮
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瞽瞍產
舜命禹行水道呂梁特此節完備為可攷質之於
傳惟無句望且不言出自黃帝諒得其正金仁山曰史稱

黃帝之曾孫嚳嚳之子堯則堯黃帝之元孫也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歷窮蟬敬康句望蟠牛以至瞽瞍以生舜則舜黃帝八世孫也堯舜俱出黃帝則二女之妻不亦亡宗嬪姓亂度無別已乎然則舜果何出考之於書曰虞舜曰嬪於虞是虞者有國之稱按國語史伯曰臧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植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夫以虞

幕並契稷而為言則幕為有功始封之君又堯契虞為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也

一弃之為嚳子明矣而諸儒皆疑之以為契弃既皆
堯弟堯在位百年則皆百餘歲矣豈有堯在位如
是之久有賢弟不能用至舜方舉而用之乎是好
異而求同之過也自左傳言高辛氏有才子八人
時謂八元舜舉而用之杜預謂為高辛之裔稷契
之倫而張融孔穎達以為稷契皆在其中謂去聖
遠信其言為辛之裔非高辛之子且信緯書之次
謂嚳傳十世堯及稷契皆不得為嚳子亦不得為

兄弟。予按褚生敘孔子語曰。昔者堯命契爲子氏。爲有湯也。命稷爲姬氏。爲有文王也。堯曷嘗不用之哉。特至舜始大任焉。故太史公以爲堯皆舉用。而未有分職。傳記之說。畧可見矣。惟於書無聞耳。夫書於堯。最爲粗畧。官司制度。禮樂刑賞。咸無見焉。在位百年。所可得而知者。惟分卹義和。忌鯀。試舜數事而已。及舜受禪。則復以契爲司徒。弃爲后稷。又其官任皆出申命。則是因乎堯之舊者。况復推用。皆在歷試之年。固堯爲政也。則稷契之仕堯。

朝端不疑矣。或者又曰。詩言簡翟。惟言從帝。美后稷。惟稱姜嫄。會不及譽。以疑其所自者。是不然。世本大戴之書。言昔帝嚳十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稷之後爲周。周人旣上推后稷爲嚳子矣。而屈原莊周。韓非。管子。山海經。言簡翟。未嘗不及於譽。何嘗有十世之說哉。

柏翳卽益。非出臯陶。其工與垂。世系亦遙。金仁山曰。尙書之伯益。卽秦紀之柏翳也。秦聲以入爲去。故謂益爲翳也。秦紀謂柏翳佐禹治水。馴。

服鳥獸豈非書所謂暨益奏庶鮮食益作朕虞若
予上下鳥獸者乎其事同其聲同而太史公獨以
書紀字異乃析而二之可謂誤矣唐虞功臣獨四
岳不名其餘未有無名者夫豈別有柏翳其功如
此而書反不及乎太史公於二帝本紀言益見秦
本紀為翳則又從翳豈疑而未決故於陳杞世家
敘伯益與柏翳為二乎抑出於談遷二乎故其前
後謬誤也羅氏路史因之遂以益翳為一人又以
柏翳為皇陶之子果若是則楚人滅蓼之時秦方

盛於西藏文仲安得云皇陶不祀乎又以益為高

陽氏之才子隤斨至夏啟時則二百有餘歲矣禹

又何從而薦之乎此其所以疑孟子薦益之言為

權詞也

路史發揮伯翳者少昊之後皇陶之子而伯益乃帝高陽之第三子隤斨也然世俱

以伯翳為即伯益其謬甚矣予嘗攷之伯翳者嬴姓之祖也書傳嬴姓實出少昊其源甚著非高陽後也按陳杞世家序舜禹之功臣十有一人云伯翳之後平王封之秦而云垂益夔能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又云皇陶卒封其後於六或在許然後舉益而授之政則伯翳不得為伯益尤顯故劉秀表校山海經云夏禹治水伯益與伯翳主驅禽獸是則益翳為二人亦有能知之者第太史公於益翳有時而不分所以致後生之繆爾秦本紀云高陽之裔孫女修生大業大業娶女華生大費女修

乃高陽之裔女而適少昊之後。大業之父者，蓋大業之交，各不著見。而秦趙二家遂以母族而祖顓頊。非生人之義也。郟子曰：我祖少昊而嬴氏乃其族也。則秦趙宜祖少昊為得其正。班固之徒不知攷此，乃直以女修為男子，而系之高陽之後。故世遂以伯翳為伯益，不復別也。水經注：偃師九山有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路史發揮：宇隕，號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共工氏，太昊之世國侯也。及太昊之末，乃恣睢跋扈以亂天下。自謂水德為水紀，其稱亂也。蓋在冀土，故傳有女媧濟冀州而冀州平之說。是女媧代平共工之亂明矣。以故郟子述祖之言，敘炎帝於其後，而劉安、賈逵則以為與高辛爭帝。史記：文子

則以為高陽誅之。荀卿以為禹伐淮南子又指以舜時。此無它，蓋堯典言共工，故學者以為堯時。舜典言共工，故或又以為舜時也。夫堯之共工乃少昊氏之子，而舜之共工則炎帝之裔，垂也。而傳記顓頊、嚳、堯、禹時之共工皆以為之後世，何其妄邪。彼共工氏自其號氏有國家者，而舜之共工職也。帝曰：垂，汝共工是矣。堯之共工是則名爾。羲和之後即為重黎，四岳之族又有伯夷。堯疏：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

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一作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據此文則自堯及商。無他姓也。堯育重黎之後。是為羲和。是羲和為重黎之後。呂刑先重後黎。此文先羲後和。是羲承重。重而和。承黎矣。呂刑稱乃命重黎與此命羲和為一事故。呂刑傳云重即羲也。黎即和也。羲和雖別為氏族。而出自重黎。故呂刑以重黎言之。又左傳稱少昊氏有子曰重。顓

頊氏有子曰黎。則重黎一人。各出一帝。而史記楚世家云重黎為帝嚳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復居火正。為祝融。并以重黎為楚國之祖。而以為官號。此乃史記之謬。故束皙譏馬遷并兩人以為一。謂此是也。又顓頊命重司天。黎司地。羲氏掌天。和氏掌地。其實重黎羲和通掌之也。困學紀聞四岳孔注云。即上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按周語太子晉曰。共工從孫四岳。佐禹胙國。命為

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左傳許太岳之嗣也杜

注謂太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當從周語之說原

注齊云申呂齊許皆四岳之後堯讓許由亦其一也又鄭語史伯曰姜伯夷

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注謂四岳之

族聞云齊四岳之後此又以爲伯夷

二十二人不數四岳其鯀誹禪四凶同惡

孔疏傳以此文總結上事據上文詢於四岳咨十

有二牧及新命六官禹垂益伯夷夔龍適滿二十

二人其稷契臯陶及斯伯與朱虎熊羆七人仍舊

故不須勅命之鄭以爲二十二人數及斯伯與朱

虎熊羆不數四岳路史注王蘓等以四岳九官十

二牧爲二十二人然四岳非一

人也故胡益之以百揆易四岳不知百揆在九官

中若合四岳則二十五矣孔說近是然稷契臯陶

有不應數者其元凱十困學紀聞子謂其堯之

六相與羲和之六卿數徒及舜登庸之始側陋之人顧居其上此凶亂之

人所不能堪故其惡顯而舜誅之韓非曰堯欲傳

天下於舜鯀諫之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

於匹夫乎堯不聽此可以證程子之說路史餘論

當時世家公卿巨室用事之臣也莊子之言其驩

萬民之罪皆在堯時陸德明云堯六十年放驩堯

三經義考卷五
六十四年流其正。六十六年竄三苗。未知其所據。雖頗不合。然堯遜禪之意。同在六十載後。大戴記孔子之言。四凶之去。亦皆堯世。而荀子國事淮南鴻烈。皆言堯伐驩兜。荀子亦言堯伐共工。周語言堯殛鯀。則鯀之殛。非舜明矣。按舜紀云。舜歸言於帝。乃流共工。周書則云。共工久居重位。而唐伐之。是說學者。往往以為非經。有不之信。然呂刑言。遏絕苗民。安國亦顯之為堯矣。鯀與共工。正以誅禪見。竄而世。猶謂鯀以治水無功。殛果足信歟。夫有勞於民者。先王一皆祀之。鯀縱治水無成。而仍作九載。亦勤於民事者矣。孰有至殛死者。祭法言。鯀障洪水。禹能修鯀之功。則鯀非無功也。果無功。則何得見於夏郊。蘇子瞻云。四凶之罪。莫得其詳。

五禮異臯。五刑異呂。五典五教。孟左並舉。

困學紀聞。五禮。孔注於舜典。以為吉凶賓軍嘉於

舉陶謨。則曰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又范蜀公正

書曰。舜之五刑。流也。官也。教也。贖也。賊也。流宥五

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劓。剕。剕。宮。大辟也。皇

王大紀之說。本諸此。而以墨劓。剕。宮。大辟為賊刑

之科目。又五典克從。孔安國傳。本於左氏。程子解

本於孟子。左氏言五教不及君臣夫婦朋友。天敘

有典而遺其三焉。唯孟子得之。陳大猷曰。或問五

為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如何。曰。林氏謂中庸論天下之達道五。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人倫盡於五者。君臣之義。夫婦之別。朋友之信。豈有怨而不教者哉。當以孟子為正。其

百姓九族七政六宗六府四載此官號從

孔疏經傳言百姓或指天下百姓此下有黎民故

知百姓即百官謂之百姓者左傳云天子建德因

生以賜姓故以百姓言之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

為百大禹謨云率百官若帝之初是唐虞之世皆

稱百官丹鉛總錄蔡注百姓者畿內之民黎民者

民遠近一也豈分畿內與四方百姓蓋祿而有土

仕而有爵者若以百姓為民庶則黎民又是何物

舜典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入音此二句

今之句讀以如喪考妣為一句三年四海遏密入

音為一句非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為一句四海

遏密入音為一句乃協文義百姓有爵命者也為

君斬衰三年禮也禮不下庶人且有服實為

敵之事豈能皆服斬衰則但遏密入音而已

大尚文則人皆有姓所稱百姓則民庶也論語修

己以安百姓書曰百姓有過又曰非敵百姓也是

時則人皆有姓故指民庶亦曰百姓按朱子云與

謨中百姓只是說民如罔拂百姓之類若國語說

百姓則多是又孔注九族高祖元孫之親禮喪服

指百官族姓小記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是為九族而夏侯

歐陽等以為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

母妻則曰黨而昏禮及仲尼燕居三族之文康成並釋爲父子孫杜元凱乃謂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然則史官之稱帝堯舉其疏而遺其親無乃顛倒之甚乎按蔡傳九族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蔡傳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於天有其中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按伏生大傳以天地爲七政人四時孔疏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歐陽及大小夏侯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調天下不調地旁不調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賈逵以爲六宗者天宗二日月星辰地宗二河海

岱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所謂六也鄭氏以六宗言禮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云禮於六宗祀祖宗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司馬彪又上表云歷難諸家及自言已意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地宗社稷五祀之屬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各言其志未知孰是路史餘論六宗之說凡七有以爲寒暑日月星辰

水旱者安國也。以為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者
康成也。以為天地四時者。伏生馬融也。以為天地
四方者。夏侯建歐陽和伯也。以為乾坤六子者。劉
歆晁錯孔光王莽王肅顏師古也。其純於天者。後
魏之孝文則杜佑李翰取之。其純於地者。晉之虞
喜則劉昭以之。謂天宗地宗則許叔仲是矣。謂天
宗地宗四方宗則司馬彪是矣。至季命則以為不
在天地四旁。而在乎六合之間。劉邵則以為大極
冲和之氣。為六氣之宗者。孟康則以為天地之遊
神。張廸則以為六代帝王。張髦則又以為三昭三
穆。各憑私臆。不可與要。惟康成安國比諸家言最
能近。安國之說出於祭法。而附於孔叢子。家語因
之。蓋孔氏之家。世有是說。故王充蘇軾蔡傳六府
一皆從之。按蔡傳引祭法。王安國說。

即水火金木土穀也。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

孔疏左傳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彼惟五材此兼以穀為六府者穀之於民尤急穀是土之所生故於

土下言之。困學紀聞西禮天又四載。水乘舟。陸乘

車。泥乘輶。山乘橐也。輶史記作橐。漢書作轟。以板

為之。其狀如箕。擿行泥上。橐史記作橐。漢書作榻

以鐵為之。其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

蹉跌也。路史餘論淮南子云物無貴賤因其所貴

宜舟陸宜車沙地宜肆坵地宜楯草野宜窮廬書

言四載孔安國謂水舟陸車泥楯山橐而夏本紀

乃言泥乘橐山乘橐按許說文四載水舟陸車無

可異者惟山乘橐澤乘輶為不同。且子云行塗以

禹娶塗山。舜納大麓。九歌九成。考辨須熟。而幽明經

路史發揮伯禹娶塗山而立記於巴淪。又起祠於

陸渾。會於塗山而建碣於鍾離。復指表於巴淪。請

章陳之。禹年三十娶於塗山。以年計之。正當急於

徐揚之下。故四日而亟往趨事。則娶在壽春之塗。

明矣。傳又云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守封禺之

間。塗山之會最近而最後至此。帝之所以誅之則

會之塗為會稽之塗。明矣。按蘇鶚演義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淪州。三濠州。

四宣州。若陸渾本三塗山非禹迹。又天麓孔安國以為夫錄萬機

之政。桓譚新論以為麓者領錄天下之事。若今尚

書然。自漢以來。有是說。是以章帝置太傅錄尚書

事。而魏晉以下。權臣一以命之。肇亂於此。竊以太

史公記觀之。謂不然矣。其言堯使舜入山林川澤。

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而王充亦謂堯使舜入大麓。

虎狼不搏。蝮蛇不噬。逢烈風疾雨而行不迷惑。與

劉子政列女傳遜於林木。入於大麓之言。俱實迹

如是。豈領錄云乎哉。按蔡傳亦遵史記。不用孔說。又觀於后夔

論樂。簫韶九成。有以見其音之能合天。而幽明飛

走無一物之失其情也。兩大之間，理固有是。而宋子京乃以為推美舜德，侈言之，謂鳳未始來，獸未始感，且樂作之朝廷郊廟，有宮室之嚴，有垣墉之護，有營衛之禁，百獸何自而至，使自山林林林，戢戢而參乎百工之間，何其怪邪？又如祖考來格，則見其上世闖然坐堂上乎？茲亦挾兩厓之見度聖人矣。夫孝弟之至，通神明而仁聲之感人，也深一極其和，則天地為之格，鬼神為之感，而況於百物之顯者乎？按路史論韶樂凡三篇。一說韶。一論夔。一辨堂上下樂。大意俱與蔡傳表裏。文

多不困學紀聞古文箚磬。今文作簫。諸儒誤以箚

管解之。又鳥獸踳踳，馬融以為筍。虞七經小傳用

其說。書禘傳以鳳凰來儀為簫聲之和。艾軒亦曰

制器尚象。按此即蔡傳或說笙形如鳥翼。鏞簫為獸形所本也。又大傳曰歌

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注謂四章皆歌禹

之功。所謂九敘惟歌。九德之歌於此猶可攷。按周禮磬

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鄭注九德謂六府三事。

歷象蓋天。璿璣渾天。三辰殊會。中星異躔。

困學紀聞夏小正月令時訓詳矣。而堯典命羲和

以數十言盡之。天官書、天文志詳矣。而舜典璣衡以一言盡之。敘事當以書為法。又張文饒曰：堯之歷象，蓋天法也。舜之璣衡，渾天法也。又堯典日月星辰，孔注謂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益稷日月星辰，謂日月星為三辰。類攷先儒皆曰：天體無星不一。如北極固名北辰，而大火亦謂之火辰。五星中水星謂之辰星，十二支謂之十二辰。日月星又謂之三辰。五行之時謂之五辰。原其義蓋起於辰巳之辰，辰位乃星躔之首，歲紀之始也。北辰居所謂經星之長，水星輔日，為行星之長。大火天帝之坐，為舍星之長。故長者皆稱辰焉。左傳云：日月之會為之辰。一歲日月十二會，日月所會始於東方蒼龍角亢之星，角亢始於辰，故以所始者各之。自

子丑至戌亥，皆可稱辰，故為十二辰。日月星至辰而畢，見故稱三辰。素問謂五運起於角，角辰分也。故五行之時亦稱五辰。書曰：撫於五辰。是也。然則星家豈專以天體無星處為辰哉？又星始則見於辰，終則伏於戌。自辰至戌，正於午。中於未。堯典舉四時之正，以午為中。月令舉十二時之中，以未為中。原注：以火星論之，以午為正，故堯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以未為中，故月令言季夏昏火中。至申為流，故詩曰：七月流火。以辰為見，以戌為伏，故傳曰：火見於辰，火伏而蟄者畢。諸星亦然。詩定之方中，亦以十月中於未也。朱子曰：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北堯時似差及四分之一。又堯典中星或以象言星鳥是也，或以次言星火是也，或以星言星虛星是也。蓋之天官書、天文志詳矣。而舜典璣衡

舜十二州。禹復爲九。五服之制。周官異守。服之禮。亦
蔡傳。中古之地。但爲九州。曰冀。兗。青。徐。荆。揚。豫。梁。
雍。禹治水。亦因其舊。及舜卽位。以冀。青。地。廣。始分
冀。東。恒。山。之。地。爲。并。州。其。東。北。醫。無。閭。地。爲。幽。州。
又分青。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但舜既分。十有三
州。至商時。又但言九圍。尤有周禮。職方氏。亦止列
九州。爲十二州。蓋不甚久。不知自何時。復合爲九
也。孔疏。十有二州。蓋終舜世。若左傳云。昔夏之
也。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登王位。還置九州。又
禹貢。甸。侯。綏。要。荒。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

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言。弼成五服。
至於五千。然堯都冀州。冀北境并雲中。深易。恐無
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
南財賦所出。反棄於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
但意古今土地盈衰不同。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
如後世耳。亦猶閩浙間。舊爲蠻夷淵藪。而今富庶
繁衍。遂爲上國。土地興廢。不可以一時槩也。周禮
九畿。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併之則
一方五千里。四方相距爲萬里。蓋倍禹服之數。先

儒皆疑禹服之狹。而周地廣。或以周服里數。皆以方言。或以古今。只有長短。或以禹直方計。而後世以大迹屈曲取之。皆非的論。蓋禹聲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理止以五服為制。至荒服外。又別為區畫。如所謂成建五長是已。若周則盡其地而疆畫之也。按周官五服一朝。蔡傳。侯甸男采衛也。又六服羣辟傳云。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為六服也。禹貢五服。通畿內。周制五服。在王畿外也。周禮又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與此不同。陳定宇云。六服即九服。而以內五服并王畿言之也。內五服九州。內外四服九州。外以內五服并畿內為六。正與侯甸男邦采衛之辭合。略外四服耳。

維禹敷土。以貢各篇所分州界。在別山川。

蔡傳上所取謂賦。下所供謂貢。獨以貢各篇者。蓋于夏后氏五十而貢。則貢又夏田。賦總名。鄭漁仲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能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能遷。故禹貢為萬世不易之書。路史餘論。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先王修其教。不異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夫風俗所以異。由廣谷大川之異制也。是故禹定九州。必以高山大川為之準者。本風俗之異也。濟河為兗州。則專以大川為之界。荆衡為荆

州則專以高山為之界。荆河為豫華黑為梁。則兼以高山大川為之界。

冀無疆界。徐獨三至。梁水及荆。雍山在冀。

蔡傳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

見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又冀獨先賦後田者。王畿

之地。天子所自治。併與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賦。非盡出於田。餘州皆田之賦。故先田而後賦也。獨不言貢篚者。天子封

內之地。無所事於貢篚也。又一州之境。必有四至

七州皆止。二至蓋以鄰州互見。至此州獨載其三

邊者。止言海岱。則嫌於青。止言淮海。則嫌於揚。故

必曰海岱及淮。而後徐州之疆境始別。又梁州乃

江漢之原。此不志者。岷之藝導江也。嶓之藝導

也。道沱則江悉矣。道潛則漢悉矣。上志岷嶓下志

沱潛。江漢源流。於是而見。鄭曉曰。江漢發源於梁而荆當其下流之衝。入

海於揚。而荆據其上游之會。故於此言朝宗。見其上無所壅。下有所洩。又梁岐皆冀

州。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也。先儒以為雍

州梁岐者非是。困學紀聞。治梁及岐。若從古注。則雍州山距冀州甚遠。壺口大原不

相遠。晁以道用水經注。以為呂梁狐岐。閼云。余仍古注。以為聖經之變例。且梁山與壺口。止隔一河

耳。不得謂甚遠。

碣石淪海。沅濟截河。疑於沮澗。訛於滎波。

蔡傳碣石地志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河口。酈道元言驪城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韋昭以為碣石昔在河口海濱。故以誌其入貢河道。歷世既久。為水所漸。淪入於海。已去岸五百餘里。戰國策以碣石在常山郡九門縣者。恐名偶同。而鄭氏以為九門無此山。地理今釋驪城即今直隸永平府撫寧縣。杳無碣石踪跡。而海水蕩滅之。說又荒誕不可信。考肇域志云。山東濟南府海豐縣有馬谷山。即古碣石。在古九河之下。合於禹貢入河入海之文。近世論碣石者。惟此說近之。又濟水發源為沆。既東為濟。經單立導沆。條例若斷。

若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脈絡可考。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奚獨於滎澤疑哉。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所經。取其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疏痰。蓋其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也。路史餘論。覓濟截河之說。古今未嘗。濟陰皆在河南。自杜預謂濟繇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竟出王屋入河。始。證為一。而杜佑。李吉甫。樂史。賈平。鄭樵。輩遽援後志。謂濟自莽末旱。塞不復截。河南度。而以水經依取禹貢為疏。不知濟既入於河。性與河別。不能合混。滲漉入地。泝行達滎陽。而遂溢為滎爾。豈謂必無水過水哉。鄭樵

謂山過山則分水過水則合世無山過山水過水之理謂漢人於江其文止此下有脫文竟入於河其文亦止此而溢為滎之上當更有道澆水數句說經不通不以為脫必以為誤此書生之篤疾也又澠水即汜水沮水其睢水歟晁氏引爾雅云自河出為澠齊出為澌沮有楚音以為河濟之別未知孰是又地志滎水出東郡東武陽至于乘入海程氏以為此乃漢河與滎殊異然亦不能明言滎河所在未詳其地地理今釋濮州有沮溝即禹貢間澠沮之源適當其衝久而泥滓填淤二水遂涸蔡傳乃以汜睢當之非是汜睢在豫徐之境無豫兗州又滎水仍以東武陽為是蔡傳誤解程大昌此河乃漢河元非禹河之語竟不知滎水所在程

意蓋言滎入河處所受河水乃漢以後又滎即濟所徙頓邱之河非禹時澠相以北之河也滎即濟水絕河南溢為滎者也波水周職方豫州其浸波澌爾雅云水自洛出為波孔氏以滎波為一水非也地理今釋滎波即滎澤孔傳原作一水自顏師古分為二林之奇本之引周職方爾雅水自洛出為波別為二水蔡氏因之實則波水與滎澤相距五六百里中隔大山豈可總撮而言之曰滎波既豬平因學紀聞滎波既豬古文云滎嶧既都職方氏豫州其浸波澌鄭注云波讀為播禹貢曰滎播既都賈疏云禹貢有播水無滎波且爾雅云自波然則漢唐書本皆作滎播也

三江婁於九江洞庭澤分雲夢納合涇涇。

黃氏曰杜巨迹之說程尙書王蘇氏指豫章江為

南江以是經中江北江之數審如其說則三江皆在流於揚州何豫蔡氏闢其說而至唐仲初吳都賦註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其地名曰三江口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越絕書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五湖既共今之太湖則三江豈外於今之松江又越欲釋吳范蠡諫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則三江與五湖相連又可知矣

丹鉛總錄按蔡沈黃震皆於下流求之名以地說號

隨世改恐非禹貢三江之說也曷於上流發源求之徐鉉注說文江出岷山至楚都名南江至尋陽為九道名中江至南徐州為北江入海郭璞山海經注岷山大江所出岷山南江所出岷山北江所出三江皆發源於蜀而注震澤禹貢紀其源而其委耳豈區區為吳地記其改易不常之名乎讀書記北江今揚子江中江今吳淞江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見之南江今錢塘江也禹貢該括眾流無獨遺浙江之理地理今釋案三江孔安國班固鄭康成韋昭桑欽郭璞顧夷諸說不一惟鄭康成曰左合漢為北江右合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為中江故書稱東為中江行明岷江至彭蠡并與南合始得稱中也融洽前後蔡傳漢志九江在文確不可易宋蘇軾實宗其說

廬江郡之尋陽縣尋陽記九江之名一烏江一蟠江一烏自在四嘉靡江五畎江六源江七廩江八

提江九箇江。今詳漢九江郡之尋陽，乃禹貢揚州之境。而唐孔氏又以為九江名起於近代，未足為據。胡氏以洞庭為九江者，得之曾氏，亦謂導江曰過九江。至於東陵、東陵，今巴陵，上即洞庭，因九水所合，遂名九江。路史餘論：荆州九江，孔殷鄭氏以為殷者多也。謂九江從山溪所出，其孔甚多。孔安國言江於荆界，分為九道，應劭遂以為自尋陽分。班固以為在尋陽縣南，皆東合於大江，而以東陵為在廬江。金蘭水經亦云：金蘭西拖以廬江郡有東陵鄉也。不知金蘭乃在淮之下流，非大江所至。程大昌謂荆境至尋陽東，即為揚州。孔應所以附會屬之，別無古据。安國言為九派，未有其名。至張僧鑒、張須元、賈耽，各而不同。逮蔣之奇，乃以九江為今洞庭。有沈漸元辰，敘西禮湘。

資九水，皆合東入於江。山海經云：洞庭之山，是在九江中。而博物志：君山為洞庭山。故張勃吳錄云：岳之洞庭，荆之九江也。則荆之九江為洞庭已審。若尋陽則為揚境，非荆地矣。雖然，秦漢以壽春置九江郡，殊失所謂。而王莽更以豫章為九江郡。劉歆以為湖漢九江入彭澤，禹貢為辭也。太史公云：余登廬山，觀禹迹九江口，安得古之九江？又周官而觀之，蓋自秦漢說者，知尋陽為九江。爾。職方：荆州澤藪曰雲夢，方入九百里，跨江南北。左傳：楚子濟江入於雲中。又楚子以鄭伯田於江南之夢，合而言之則為一，別而言之則二澤也。路史餘論：雲夢楚之二澤，江南為夢，江北為雲。以其跨江相比，而為雲夢。爾雅：十藪，楚有雲夢。後世以為一澤。故杜預以為巴邱湖，酈元謂自江陵東界為雲夢。此為雲夢之藪，誤矣。雲土夢作父者，雲在前為水。

所沒。至是始得為土。夢在前雖土而未可作。至是始可作而父之。蓋夢地差高而雲下。論者既以雲夢為一澤。復謂古經乃雲夢土作父者非也。按孔疏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又涇渭納三水名。周職方雍州其川涇兼上下也。又涇渭納。三水名。周職方雍州其川涇納。詩曰。納鞠之卽。皆謂是也。黃氏曰。抄古註謂水之內而漆沮既從。澧水攸同。皆主渭言之。文意俱協。若以納為一水而入涇。則涇屬渭納者。是涇既入渭。納又入涇。下文漆沮之從澧水之同。孰從孰同耶。兼經云。涇屬於渭。而乃云納入於涇。文恐相反。又下文會於渭納。若二水則不以會言矣。恐合依古說。徐揚貢曰。周職方易氏解云。納非禹貢之納。禹貢言納皆水內。此川名。蔡氏解。納云。水北解。洛納云。洛水交流之內。此却自背其說。當為職方所誤。未睹。麻守東表孟諸函。蘇氏。易氏之解耳。

九河故道。二危新宅。東表孟諸。西窮積石。

蔡傳古來講求九河甚詳。漢世止得其三。唐人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載以舊名。或一地互為兩說。要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其顯然謬誤者。則班固以滹沱為徒駭。而不知滹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馬頰乃以漢篤馬河當之。鄭氏求之不得。又以為九河齊桓塞其入流。以自鹿皆無稽之言也。惟程氏以為九河之地。已淪於海。引碣石為九河之證。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

境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後為海水
淪沒。故其迹不存。後世儒者知求九河於平地而
不知求碣石有無以為之證。故前後異說竟無歸

宿。地理今釋案孔疏九河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

南之言也其餘六者復據爾雅九河之次。謂太史

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絮鈞盤在東

光之南。簡絮之北。蔡傳以太史河不知所在。又合

簡絮為一。與孔疏異。蓋九河故道自春秋時已湮

廢。遷徙漢唐以少。諸儒訪求古跡。就所見斷港絕

潢。指為某河。似乎是非不可知。然河自大陸以北

順勢下趨。禹時九河自當在

德州以上河間數百里之地。又三危既宅。即舜窺

三苗之地。或以為燉煌。未詳其地。

地理今釋禹貢

之南與此為一。河圖括地象云。三危在鳥鼠西南

與汶山相接。黑水出其南。鄭元云。南當岷山。則在

積石西。孔疏孟豬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史記

南是也。

作明都。聲轉字異。總是一地。

林之奇曰。周禮澤藪

職方氏之青州在豫州。地理今釋山海經云。積石

之正東。故得兼有孟豬。

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之文其實禹施功之始即此
 積石更無所謂大積石也班固所載張騫窮河源
 事乃意度之非實見蒲昌海與積石通流蓋河源
 在吐蕃境漢時吐蕃未通中國武帝以于闐山出
 玉案古圖書乃名河所出為崑崙後人遂并積石
 亦失其實耳蔡氏據杜氏說釋經最當
 東西異漢南北殊汶崑崙兩併黑水二系不與四日
 丹鉛總錄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
 謂之東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

與焉固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道漾自岷冢山逕
 梁洋金房均襄郢後至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蘇
 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
 而至五渚者其源出於西和州徼外徑階沔與嘉
 陵水合俗謂之西漢又徑大安利劍果合與涪水
 合入於江又蜀山之犬者曰岷山其川曰岷江漢
 人隸書作汶多與汶上之汶相混列子貉不踰汶
 謂川江非汶上也史記冉駝為汶山郡類篇曰汶
 音岷據史記引禹貢岷嶓既藝及岷山之陽及岷

山導江皆作汶。蓋古字通用也。而今汶川縣誤呼作問音蜀焉。得齊南魯北之水乎。地理今釋漢書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西有弱水崑崙山祠。此蔡傳所據以為崑崙在臨羌者也。然不當若是之近。孫揚貢曰：雍州崑崙端簡非之。此崑崙在西番界。近甘肅。蔡傳謂河源所出。鄭若河源崑崙接水經去嵩高五萬里。又禹貢之黑水有三。正不必強合。水經注所謂黑水出張掖雞山。至於燉煌。此雍州之黑水也。漢書地理志犍為郡縣南廣注云：汾關山符黑水所出。北至犍道人

江。唐樊綽亦以麗江為古黑水。此梁州之黑水也。宋程大昌以瀾滄江為黑水。李元陽黑水辨亦云。隴蜀無人南海之水。唯滇之瀾滄足以當之。而元史載勸農官張立道使交趾。並黑水。以至其國。吳任臣山海經注亦以瀾滄為古黑水。此導川之黑水也。雍州黑水其源在黃河之北。梁州及導川之黑水其源皆在黃河之南。北至塞外。自西王母石室。竟徐三州。特志草木。冀揚諸夷。多貢篚服。

杜少穎曰：九州之勢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多山則

草木為宜不待書也。堯徐揚三州最居東南下流其地卑濕沮洳洪水為患草木不得其生至是或繇或條或夭或喬而或漸包故於三州特言之以見水土平草木亦得遂其性也。蘇氏曰青徐揚三州皆萊夷淮夷島夷所窟此崑崙三國亦篚織皮但古語有顛倒詳略爾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浮於積石之上簡編脫誤不可不正。蔡傳亦篚織皮恐蘇氏之說為然林之奇曰冀州之島夷青州之萊夷徐州之淮夷梁州之和夷與雍州之崑崙析支渠搜皆是逐州之間所近要荒之服洪水既平之後任土作貢惟輸其所有之物如蠙

珠織皮之類是也

九州次序或循五行治水先後從上流興

容齋隨筆禹貢敘治水以冀堯青徐揚荆豫梁雍為次攷地理豫居九州中與堯徐接壤何為自徐之揚顧以豫為後乎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冀為帝都固在所先而地居北方於五行為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以堯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揚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於梁雍所謂彝倫攸敘者此也

與鯀之汨陳五行相去遠矣此說予得之魏幾道

王氏曰九州之序禹貢始於冀次於兗而終於雍職方氏則始於揚次於荆而終於井者蓋禹貢言治水之序也職方言遠近之序也路史發揮禹之治水無不以爲

禹之施功自下而之上始之於冀次之兗青徐而終於雍雍土最高故治最後蓋以禹貢之所敘九

州之次言之也吾固謂治水者必上流始蓋求之導山之文而始得其說焉夫九州之別不在於水

正方輿之時而畚重之工必先於水害尤急之處蓋別州者不緣乎水是故荆梁皆及於沱潛沱潛

者江漢之別也治水者不限乎州是故壺口必載於梁岐梁岐者梁雍之山也始於梁岐有以見上

流之必先及於沱潛有以見下流之居後事不愆矣夫濬川刊木必隨乎山者上流始也山豈可導

哉曰導山者導水而已是故四列之山自正陰以至於正陽自北而南也中國七水自河以及於江

亦自北而南也導汧及岐河之始功也至於王屋濟之始功也渭自鳥鼠洛自熊耳淮自桐柏此陰

列之山也漢自嶓冢江起汶山此陽列之山也孰

曰先後之久而不可見乎。是則禹貢之書實非治水作也。以定賦而附見伯禹之功也。九州之列非禹治水之時也。乃史官所條難易之次也。是故次導山於九州之後。而綴九州於導山之尾。斯可見矣。蘇公劉東又太華逾河並雷首氣沐王屋太行

導山導川皆原西北四列三條兩戒爲得。蔡傳山水皆原於西北故禹敘山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山則先岍岐導水則先弱水徐揚貢曰禹貢導山于氏以爲三條導岍岐北條西傾中條嶓

冢南條鄭氏以爲四列導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岷山爲陽列嶓冢爲次陽列蔡氏非之爲南條北條之說以江河爲之紀蓋本之唐一行一行以爲天下山河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逾河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武當荆山至於衡陽及東循嶺徼達東

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地絡相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為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為表裏。謂之南河。

曰會過入。立言之法。變文言。滙形勢方洽。

蔡傳經言。嶓冢導漾。岷山導江者。漾之源出於嶓。江之源出於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積

石。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於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沅水不言山者。沅水伏流。其出非一。故不誌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略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於河。故以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又彭蠡古今記載皆謂今番陽。然其澤在江南。去漢水入江

處已北百餘里。合饒信徽撫吉贛南安建昌臨江
袁筠隆興南康數州之流。豬而爲澤。泛溢壅遏。初
無仰於江漢之漚而後成也。不惟無所仰於江漢
而衆流之積。日遏月高。勢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
矣。今湖口橫渡。北則江漢濁流。南則番陽清漲。不
見所謂漢水滙澤而爲彭蠡者。番陽之水。旣出湖
口。則依南岸與大江相持以東。又不見所謂橫截
而爲北江者。又以經文考之。今彭蠡旣在大江之
南。於經宜曰南滙彭蠡。不應曰東滙。於導經宜曰

南會於滙。不應曰北會於滙。滙旣在南。於經宜曰
北爲北江。不應曰東爲北江。以今地望參校。絕爲
反戾。今廬江之北。有所謂巢湖者。湖大而源淺。每
歲四五月間。蜀嶺雪消。大江泛溢之時。水淤入湖。
至七八月。大江水落。湖水方洩。隨江以東。爲合東
滙。北滙之文。然番陽之湖。方五六百里。不應舍此
而錄彼。記其小而遺其大也。蓋嘗以事勢考之。洪
水之患。惟河爲甚。意當時龍門九河等處。事急民
困。勢重役煩。禹親蒞而身督之。若江淮地偏水急。

不待疏鑿固已通行。或分遣官屬往視亦可。况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所居。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其險阻。頑不即工。則官屬之往者。亦未必遽敢深入。是以但知彭蠡之為澤。而不知其非漢水所匯。但意如巢湖江水之淤。而不知彭蠡之源為甚眾也。徐揚貢曰。蔡氏以此疑經文之誤。然滙者。滙蓄滙而為澤之謂也。春夏之間。江漢水漲。則彭蠡之水。鬱不得流。而逆注倒積。滌決巨浸。其滙為澤也。雖無仰於江漢之入。然實賴其下流充軋。故湖水壅閉而不能出。方能成其澤耳。非謂江漢之水入澤內而為滙也。若截入為澤。則但曰至日入可也。何必變文言滙哉。按經文原無誤。而朱子彭

蠡辨。獨取鄭樵之說。謂東滙以下。而朱子十三字為衍文。蔡傳因之。故云爾。且曰。至日入

敷淺廬山。東陵巴陵。陪尾大別。地志難覓。

蔡傳地志云。豫章郡歷陵縣南有博易山。古文以

為敷淺原。今江州德安縣博陽山也。晁氏以為在

鄱陽者非是。江州德安雖為近之。然其山甚小而

庠。非在所表見。惟廬阜在大江彭蠡之交。最高且

大。所當紀志。徐揚貢曰。廬阜中有原田連亘。人民

調敷淺原之陽也。今廬阜巔有禹刻字。可辨者。曰洪荒漾。予乃權路史。餘論水經所載禹貢山水澤地。凡六十。山指名曰山。水指名曰水。而稱地者。四流沙九江。東陵敷淺原也。孔頴以為山者異矣。敷

淺原蓋江鄂之間。今崇陽之西二百二十有雲溪山峭峻清流界道如帶。即所謂敷淺原也。非博陽山。

又東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縣。地志在廬江西

北者非是。路史餘論巴陵與夷陵相對出為東西以夷陵曰西陵則巴陵為東陵信矣。

又地志江夏郡安陸縣東北有橫尾山。古文以為

陪尾。今安州安陸也。地理今釋陪尾山在今山東

此山下。唐志泗水縣有陪尾山。泗水出焉。蓋此是也。以橫尾為陪尾者非是。又大別山

在江夏郡竟陵縣東北。今荊門軍長林縣也。左傳

吳與楚戰。楚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蓋近漢

之山。今漢陽軍漢陽縣北大別山是也。地志水經

云在安豐者非是。漢北大別山景世嶽志水經

凡二言海獨缺西面。大九州說亦殊荒誕。蓋或

讀書記禹貢言海有二。東漸於海。實言之海也。聲

教訖於四海。槩言之海也。按林氏云四方皆至於海。而西獨言被於流沙

者。蓋水之西流。至此而極。不見其所歸。未可以正名其為海也。故王制曰。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

亦惟以東海對流沙也。又五經無西海北海之文。而所謂四

海者。亦槩萬國而言之耳。爾雅九夷入蠻六戎五

狄。謂之四海。周禮校人。凡將有事於四海山川。註

四海猶四方也。則海非真水之名。易卦兌為澤而

不言海。禮記鄉飲酒義曰：祖天地之左海也。則又以見右之無海矣。虞書禹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據禹貢，但有一海，而南海之名猶之西河，即此河爾。又九州之名，始見於禹貢。周禮職方氏疏曰：自神農以上，有大九州。在州、迎州、神州之等。至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爲九州。蓋天下有九州。古之帝者皆治之。後世德薄，止治神州。神州者，東南一州也。此荒誕之說，固無足采。然中國之大，亦未有窮其涯域者。以書考之，禹別九州而舜

又肇十二州。其分爲幽并營者，皆在冀之東北，必其前閉而後通，前距而後服者。先儒謂以冀青二州地廣而分之，殆非也。則謂禹貢九州爲盡虞夏之疆域者，疏矣。

甘誓二正。五歌和鈞。汝鳩汝方。書序不倫。

讀書記三正之名。見於甘誓。蘇氏以爲自舜以前

必有以建子建丑爲正者。其來尙矣。周章成曰：建正之法，自夏

以前，皆以寅月爲歲首。蔡九峯註甘誓，以子丑寅爲三正。呂東萊解幽風，以爲三正通於民俗。其來已久。此二說者皆非也。甘誓所謂怠棄三正者，孔傳本謂天地人三才之正。道絕無子丑寅之說。

五人須於洛汭。水經注亦云。太康弟曰五觀。愚謂五子述大禹之戒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豈朱均管蔡之比。又君子之去留。國之存亡繫焉。故

夏書終於汝鳩。汝方。商書終於微子。按書序。汝鳩。汝方在湯征

後。非夏書。

十三經策案卷第五終

三經策案卷第五終

夏書
終非

夏書終於汝鳩。汝方。商書終於微子。

夏書終於汝鳩。汝方。商書終於微子。

夏書終於汝鳩。汝方。商書終於微子。

